春秋讞

二

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經書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救邢邢遷于夷儀六月後見三師城邢者蓋救邢之師已散而邢自遷故三師復會而城之此經所以書救書遷書城歷數其序而列之若但因其救遂遷而城則為一事當舉其重如楚丘緣陵書城夷儀足矣何用更見遷乎先見邢遷而後見城邢所以別其非專封此義尤不可亂況經書師而傳以為諸侯尤可見其言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

小白攘荆楚而抗中國莫大于此舉苟以婦人之怨而勤七國之君夫誰肯聽之哉蔡人雖畏齊亦不遽潰矣此事之必不然者齊之侵蔡志在楚也

辨又見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

葬許穆公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

諸侯卒于師言師師卒于會言會許男雖與伐楚之役然經書許男新臣卒不言師則非卒于師也自會以疾歸其國中而卒爾傳妄意云遂以為卒于師而為加等之例審以為薨于朝會加一等以侯禮葬亦不得言以衮斂侯服鷩冕衮冕上公之服也

按史記秦惠王時始改蜡為臘于是臘猶未名蓋與後言秦官不更庶長之誤同吾嘗疑左氏戰國人故但記當時之言而不悟其非此一驗也　晉之滅虢非特有滅國之罪又滅同姓當與衛侯燬同書而經不加貶獨言執虞公蓋深責虞公假道伐虢以自亡其援下陽虞虢所恃以為固者也既于下陽書滅見虢滅則虞亦滅也此虞之自滅非晉滅之也故于是獨見執虞公以為國滅久矣所

而後始致之乎且傳言聲子不稱夫人故不曰葬
而經書葬我小君哀姜此若未致爲夫人安得書
葬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仲子之宮是也僖公
蓋欲加厚於成風列爲夫人而登之於宗廟故禘
以致之爾禘以審諦昭穆自三年喪畢初禘之後
每五年而再禘僖公以三年喪畢其再禘在八年
雖禘之節然實用之以致成風故言用猶九月用
郊有爲而爲者此經所以書也傳知聲子姒氏之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説卒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王在喪稱小子則見於詩書與禮矣未有稱小童者也禮邦君之妻自稱曰小童二名不應相亂其見於春秋亦無以是為言者其説蓋無據也傳言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則傳以公侯與伯子男為兩例武氏子大夫之子也其在喪猶稱子令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皡與有濟之祀以服
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
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
也若封須句是崇皡濟而脩祀紓禍也
滅國未有不書于經者諸侯來奔亦未有不書于
經者審如傳言經安得不見乎滅須句謂不若不
書猶可也來奔則無不書之理案明年公伐邾取
須句猶言公伐邾取訾婁則須句蓋邾之邑也傳

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
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周制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君即位而卿
出聘蓋春秋之制不可為先王之禮
二年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
故也書士縠堪其事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

諸侯不得祖天子鄭祖厲王蓋周之末造此弗忌

舍軍易將蒐而後為之可謂重矣是時襄公方强

處父雖專豈得擅為之哉公羊所謂處父諫襄公

從之而廢射姑者是也故以為公漏言云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

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

賈季狐射姑也前言陽處父能改蒐而易中軍亦

已强矣又黨於趙盾安得為無援乎如傳所言處

父但為賈季所殺此乃大夫兩下相殺自不得書於經蓋傳不知此例而妄言之也當如公羊云射姑刺之於朝經以襄公漏言故以國殺傳以處父為侵官蓋亦畧聞其為大夫有罪之辭而不達國殺之義故雖言之而終不了累上之義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

民

日月所會謂之朔閏斗指兩辰之間非朔也先王告朔不告月以閏者附月之餘日而天無是月故爾公羊穀梁之言是也經書不告月傳乃以不告朔為非禮是豈知經乎或曰閏不告月則何以頒是月之政盖從其所附月而頒之閏與所附月本一月非二月也傳乃以為棄時政此豈廢一月之政而不告乎其言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

言閏則是而非不告之義

七年春

三月甲戌取須句

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須句為邾邑吾固言之矣文公之子畜叛其父我取其邑而封之辭不應無所貶此理之必不然者蓋傳誤以須句為國也使實有此絶太皥之祀以與鄰國叛臣其罪又大於取邑亦不應無異文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矔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

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
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堇陰
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
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
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
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
經書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據傳例皆陳曰戰未
陳曰敗某師今潛師夜起則非皆陳矣安得不言

皆無足據此蓋與長岸同文耳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傳以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為諸侯趙盾為晉大夫是矣而以不書所會為公後至且經既言公會是公至之辭也令公後至而辭無所

書以官皆貴之也

諸侯殺大夫相赴告必以其罪若衞殺孔達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搆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此諸國告殺大夫之辭也未有言其美者其有罪無罪則經以義正之傳論經每言從赴告司馬審以握節為美必非赴告所言經何從知之耶司城效節而出豈大夫出奔者皆竊其節以逃而獨意諸能效之乎以周官考之惟守邦國都鄙及

十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

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蘇子王臣也頃王新立若欲修好於諸侯何獨與魯盟乎其言及蓋内為志此乃公内交蘇子而竊與之盟爾故沒公以示貶凡與諸侯大夫微者盟則沒公以殺恥私與王大夫盟則沒公以示貶

十有一年

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經書狄侵齊敗狄于鹹不言其為長狄凡傳所記鄋瞞緣斯僑如焚如榮如簡如事皆不可據且其言衛人獲簡如鄋瞞由是遂亡而國語載孔子對吳使者之辭曰周為長狄令為大人則孔子時長

有常儀矣華耦其官皆從使卿之禮當然此乃常事何足以為貴使非其禮而擅以其官從正當見貶又何以貴之乎此亦傳不知宋卿自當書官爾其復書氏蓋自以襄夫人之黨貶說已見穀梁諸侯相聘使介有常不聞官皆從也以此為貴豈春秋之意哉

夏曹伯來朝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

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凡諸侯盟會而不序皆以不足序見貶城緣陵與此兩盟于扈一會于扈是也各以其事考之可見

此言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其說是矣何用復書諸侯會而公不與與公與而後至兩例乎若然是一不會而為說者三則何以別且諸侯會而公不與見於經者多

何以獨此三會盟而諱為有齊難而不會非無故而棄諸侯之好亦何以遽為君惡凡此皆左氏不傳經雖偶闕之而不能必是以參用所傳而倖其或中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非也說已見前

十有六年

晉侯蒐于黄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

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非也說已見前其曰諸侯無功者是也

十有八年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經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前未有兩使並書者

惟此與定六年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兩見耳

遂審為賀惠公立得臣為謝齊來會葬自當各書不應併而為一穀梁以為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數之者幾是矣然不見其事亦非相介也正以請宣公之事為重故以兩卿並行猶陽虎之以季孫斯仲孫何忌請於齊也

冬十月子卒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杜預以為魯人諱弒以未成君書之此蓋不知未

踰年不稱君之法乃疑先君既葬而不稱君稱君

豈在葬不葬乎推傳意似謂書卒不書弑為諱如

隱公書甍若是則幾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

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大歸謂出也哀姜夫死子弑不安於魯而歸父母

之家不得為出凡出皆有罪者也傳既不察此故

遷就其說紀公審為無道然舍子弑父之罪而正
君之無道非春秋之法也凡傳記事因其說而誣
以事者類如此然則紀公以國弑固無道者然非
僕所弑也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